

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# 近代史资料

JINDAISHI ZILIAO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#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

# 近代史资料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代史资料. 总 116 号/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
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部编. -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 
2007. 9

ISBN 978 - 7 - 5004 - 6420 - 4

I. 近… II. 中… III. 中国-近代史-史料  
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8978 号

主 编 李学通  
副 主 编 刘 萍  
责任编辑 孙彩霞  
封面设计 毛国宣  
版式设计 刘建光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 - 84029450 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 8.625 插 页 2

字 数 216 千字

定 价 24.00 元

---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# 目 录

癸丑日记（下）	
.....	黄琴坞（1）
青海调查	
.....	康敷鎔（38）
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奴役中国劳工档案选译（下）	
.....	权芳敏等译（57）
旧政协参加始末谈	
.....	梁漱溟（124）
丁文江年谱	
.....	欧阳哲生（162）
中共党史革命史史料书目提要（二）	
.....	卫香鹏 曾景忠（217）
· 口述史料 ·	
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	
.....	古为明 整理（241）

## 癸丑日记（下）

黄琴坞

六月

初一日 遇顺风数里，行四十余里抵新堤，距镇店尚有三里许。本日遇江南带勇之宋姓云，四月廿七日贼船出江宁至九江者，三千余只，约贼数万人。

初二日 由新堤遇东风，过白螺洲，王子寿刑部故里也。晚泊临湘县属之象鼻港，距新堤九十五里，岳州府三十五里。遇长沙舟子，述长沙省【城】至岳州一带，居民惶惑，迁徙纷纷。人心惊怖如此，守土者抑将奈何。本日寄四侄一信，告以南旋并出都情况，交家人尉太回省之便。尉太系南阳守顾湘坡所荐，今转荐乔莘农同年。

初三日 风阻未行。

初四日 数里过祭风台矶，在东岸，湖水入江之口。十里至花桥港，阻风泊舟，毛西园孝廉之故里。本日换银十两四钱，买大白布十二丈四尺，每尺三十六文；船户田姓支饭食钱四千文。又换银八两二钱。

初五日 早行十五里抵岳州。偕彭年登岳阳楼。早饭后，访方夔卿，闻十日前避居山中矣。地方绅士先去以为民望；其不能守可知。酉刻东风渐起，开船，由南宁港至君山行四十五里，仅半时许。

初六日 仍转西南风，舟泊未行。早率彭年、铁生游君山洞

庭庙，买茶叶二斤，先遣铁生回舟，仍与彭年游洞庭旧庙。登朗吟飞渡亭，全湖大局，一览目前，诚胜揽也。见□□□柳叶〔毅〕井泉，抚其桶吸之，甚佳。返舟，命奴子携桶取饮，酷暑蒸蒸，顿觉心脾皆沁，以其余煮君山茶，色香味兼具。残喘一息，尚有此清凉世界，一切姑置度外可也。

初七日 逗留未行。早晨即热，晚纳洞庭老庙，遇慧心和尚，剧谈时事，不胜感愤。后院见铁钟一，铁鼎二，皆宋物也。今日初伏。

初八日 阻风未行。午至君山麓，南风正发，对坐湖边，波浪掀扬，汹涌澎湃，如千军万马，疾走狂奔；又如壮士当场，戈戟相接，呼号怒烈，不可名状。胸中不平之气，观此足以写其愤恨。晚观舟人把钓，余亦垂竿，举手得鱼可三二寸。山不高而苍翠，水不深而宽平。渔艇纵横，客帆零落。去湖心仅数里，不复知有洪涛巨浪，可知险夷之境，移步换形，惟方寸间特不能忘耳。

初九日 因西湖之富家泾颇不静，且风色不顺，改行麦山湖。卯刻乘东南风开舟，辰正行六十里，距麦山不远，东风骤止，正南风愈大，舟不能进。

初十日 由麦山铺绕湖港而行，泊李家湾。据土人云，去君山一百六十里，港内向无大舟往来。水面虽宽，浅深不一，浅者或至尺许。岸边朱媪母子数人，向种洲田，八年皆被潦，颗粒无收，不粒食者六年矣。余赠米数升、钱数十文。媪之子送麦末少许、瓜一枚。

十一日 早开行不远，有同行载纸船，因篷转舟，触土岸破损，尚未伤人。余舟亦涉水，大费人力。进华容小河，盘旋曲折，不可以里计。午刻，抵八角嘴稍停。土人指对河之石夫山小道，即汉寿亭侯关公挡曹孟德处也。地距县五里，河流百转。约在二十里外，水宽丈许，树木阴翳，田畴肥美，柳荫深处水车横堤，舟行如在画中。虽无买山之力，得以借观，亦可乐也。今日

彭年生日，竟得面吃。

十二日 六十余里抵九都，十五里抵富家泾。闻前路未（？）面不靖，前数月连劫数舟。泊湖边之洞庭庙，纳凉殿宇。适东南风复起，开舟。三十里过冷饭洲，洲寺在水中树深处。隐约小舟四五，舟五六人，遥遥观望。舟子云，此贼船也。又行五十余里，距杨集七里，有二舟泊野岸，当即停泊。明月在天，东风拂面，时已亥正矣。

十三日 寅刻东南风起，开舟。过杨港即杨集，一名杨涧、西港、下皋等处，约九十余里。午刻风息，又四十里抵龙阳县。暑热蒸蒸，舟中不胜其苦，病者数人，因久晴无雨也。

十四日 二十里至苍港，四十五里丁家园，数里牛皮滩，十五里德山，共行九十里，时已日夕，泊舟。尉太家住牛皮滩，由彼还家，赏给钱三千文。四侄及乔莘农书，交伊带省。

十五日 早行，十五里过沙湾，抵常德府。泊舟小南门上麻阳会馆马头。率彭年、铁官登岸剃头，吃点心。船户田姓，支银二十五两，前后共四十五两；支饭钱八千，前后共十二千。王益、王福、赵二、梁发、两老妈各支工食钱五百文。换钱十七两四钱。酉刻西风暴大作，船头几为石堤所损。小舟损坏者甚多。水深不过三尺，狂风恶浪，尚且如此，长江大湖，不知如何险恶，能不惧哉。闻土人述，团练甚不可用，有身家者，不愿以一人受二百钱，舍其身家；无身家者，暂图日食，一旦有事，立意先逃。富绅商贾，早定避计，又明知团练之不可恃，是以不肯捐输。地方官明知团练不可行，迫于上官之命，于城厢内外遍插奉□〔旨〕团练旗帜，究竟实无其事。上官奉旨饬行，不得不转谕。属吏亦明知力不能办，办亦不足恃，不过遍行一纸空文以塞责。上下相蒙，苟延旦夕耳。君因地因时苦心图度，以期有济者，能有几人。此真可为叹息痛恨也。

十六日 大雨，未行。给船户饭钱八千，前后共二十千。王



福又支工钱一千文，保定、汉口、常德共支大钱二千五百文。赵三，汉口一千，常德五百，共一千五百文。王益，汉口二千，常德五百，共二千五百文。梁发，汉口五百，常德五百，共一千文。王妈，京城四千，汉口二千，常德五百文。方妈，京城支钱五千，又安家二千五百文，常德支五百文。赏水手一千文，又赏水布钱二千二百文。

今日彭年在胡三兄处早饭，席中见省中探报：分股贼匪于五月十四入湖口以后，巡抚张先令居民迁避，将贼匪出入隘口堵塞，亲率文武官弁积薪为营，誓与城俱；谕民有能出力捍御、保护省城者，代为奏恳免三载钱粮。民皆齐心致力。当此兵饷艰难、人心不固之时，能坚确奋勉，以作其气，不得谓非作用也。又闻开封省被围三日，沈廉访劝谕士卒，又速获胜仗，贼已退去。并据许信臣飞咨各路云，窜出股匪均非枭杰，意在分我兵力，以解南京之围，即可北上，是以不能分兵专攻江宁。此是正办。余曾谓所分各路股匪如系凶顽，则江宁之匪易攻。必先拔其本根，绝其归路，此所谓先倾贼巢，使贼有内顾之忧，其锋已挫，各路不易剿捕也。所分股匪如系裹从，并非要贼，则各路不难扑灭。而江宁交战，彼不能先驱羸弱以疲我兵力，自应益加奋励，以期克复。江南平，则各路闻风自溃。此南路之兵断不可分，以中贼人之计。无如各路只闻退贼，不闻杀贼，蔓延日久，其胆益壮，其势益张，奈何。

十七日 时雨时晴，未行。买湘莲、茶叶、冬笋片零星等物，用钱十二千有零。

十八日 开行顺风。十里草鞋滩，廿里娘娘滩，十里周泾，十里土关塘，廿里桃源县，停舟片刻。又十里尧河，对河即辰船岩，泊舟。共行水程一百里。山色甚佳，如卧虎山、土关塘等处，画趣天然，尤为苍秀。有时独树孤亭，渔舟僧寺缀一二，皆粉本所必有。姚合诗此书应借看，自计买无钱，恨不维舟十日，

消此长夏也。

十九日 西北风顺行。三里甘滩，四里白马渡，二里桃源洞，十里蒋家泾，五里陈滩，又名红岩瀾。五里毛红汗，五里白纸铺，十里川石。以后水绕北行，逆风。十里挂榜山，五里赖子滩，五里脚板岩，五里明高滩，二里牧马口，十里罗家湾，又名泡江渡，泊舟。共行八十一里。今日山水之秀，如川石之峻峭，挂榜之葱郁，脚板岩之怪石奇离，皆能使人胸襟开朗，诚胜揽也。

廿日 开行。五里黄泥滩，七里高都邑塘，五里界石，东桃源属，西沅陵属。十里鱼子洞，七里明月庵，三里麻衣埠，十里缆子湾，十里芦苇塘，共五十七里。酉刻泊舟。鱼子洞系著名滩。缆子湾已入清浪滩下流滩口。今日山水之胜，自黄泥滩以上，如九头山之九峰排列；界石之划然中分；鱼子洞重岩险峻，铁索横牵，负缆而行者如猿猱之升木，如蝼蚁之赴膻。悬岩绝壁中，有此幽径，已为奇特。明月庵翼然于万仞峰头；麻衣埠豁然开朗，霭翠四围，中有小冈，住楼房三数十家。余与家人言，倘有茅屋数椽，水田数亩，栖老其间，即吾之菟裘也。

廿一日 十里洞庭泾，登岸买祠神牲酒香帛。五里至清浪滩，谒礼伏波祠。五里烧纸铺，五里团鼻子，五里滩口，即小酉泾。十里腰塘，十里麻埠塘，宿。共行五十里。伏波庙前碑，纪雍正十年武陵县丞王原居开辟滩口，以利舟楫，衡阳尉张汉一、湘乡尉刘天极协同修理。此皆有功德于民者也，何以不与庙祠。今日山水颇不及前两日所观。然两岸清霭，竹树葱茏，凭空流览，亦令人应接不暇。舟人云，大小酉犹在泾壑，丰林茂草，不能探其深邃。近伏波祠数武有瀑布三叠，亦可观。

二十二日 五里节滩，五里杨家洞，五里曲滩，五里朱砂泾，三里双营，七里火烧营，五里伯庸，十里杨家塘，五里小横石，又名沙井集，地产毛头纸。曲滩、伯庸，皆著名险滩。忆余嘉庆乙丑年甫数岁，先君子挈眷之黔，夜泊伯庸，有偷儿穿窗窃

衣，先母惊寤，夺回，余于灯下目睹。忽忽四十余年，扁舟载过，回首凄然。所过诸山，无峻峭耸拔气象。两岸居民，多在半山楼居，以蓄材为利。草木之茂，蔼翠如云。山麓间出清泉，饮之大可涤除烦热。今日赏各水手大钱一千，为清浪滩例赏。

二十三日 过横石、九径各滩，因风顺水长，竟至化险为夷。行四十五里，未刻抵辰州。先见刘子重世兄。旋率彭年、铁生登岸到署，见宽夫亲家。姻好久别，情话愈殷。在署晚饭。适何子敬世三兄，避寇载眷来郡，宽夫约共饮，二鼓方别。接唐子方四兄寄函，知本月初旬湖北督抚连衔，已将余附奏留省补用，约廿外即可奉旨，应于原籍领咨赴省。惟破残之地，财竭民恐，又兼外寇有逼迫之势，事之俱难措手。余拟将眷属留寓辰郡，轻装赴省，领咨前往。明知时事万难，欲以卧薪尝胆之心，展其错节盘根之志。与其郁郁于穷愁落口，何如轰轰烈烈挥搨一番。惟一钱莫名，无所运动，出处进退，颇令此心难决耳。晤子敬，口占一联：莫怨飘零浑作客，剧怜经济竟无人。今日换银十五两。

廿四日 早，宽夫亲家、子敬兄前后来谈。余亦至子敬舟中探询军事。闻省城派员往江西交界处防堵，江西之围尚未解。子敬亦无家可归。晚率彭年至宽夫署斋赴饮，询其去年练勇及备防器械，井井有条。虽辰郡城在山阿，北山外高内低，不足以恃，然自桃源以上，节节险隘可守。兼之溆浦民情强悍，铁匠排手，均可以备缓急。今日时雨时晴。

廿五日 早续泐寄子俨一函。因湖北奏留，系请旨飭湖南咨送。昨日已作两札，一托臬司陶问云：一托盐道周子俨两同年，告以未至醴陵，拟缓赴省之故。兹因进退维谷，不能自决，与子俨函商。托宽翁专差前往。闻十三日方有回信。日来兵船络绎，有赴长沙者，有赴九江者。其兵抵岸，循河夺舟；商人载货者，往往弃置河干偏僻处，并借势掳掠。实因地方官力不能及；其给发口粮之外，不能编备船只，只得给价。兵丁亦愿得价，乾汉夺

取客船。然行李之苦，不堪言矣。又闻福建漳、泉二府，并所属州县十余处，均于五月失陷，系厦门一带小刀会匪滋事。省城兵力单薄，亦在危急。此事前岁陈颂南到京，当经专折上其事，廷寄著该省查复，总以不足为虑塞责，至有今日。事事如此，真可慨叹。

廿六日 何子敬开舟，率眷返武陵。宽夫送来省城探报，江西自五月十七日闭城，至本月初三日尚未解围。河南探报，与前所闻稍异，但省围已解，贼踪尚未渡河，自是确信。长沙城外已派勇扎营，城内居民十徙七八矣。今日更番大雨。

廿七日 午前小雨，午后晴。宽夫亲家来谈，又送来省中探信，广西土匪至全州，已被臬司许堵剿，并无永明失守之说。夜闻画角声，兵船初到，河岸纷纷。此等情形，百年不愿目睹。王益母病多日，赏药资大钱一千。梁发、赵二亦随时给予药资，均约四五百文。枕上不眠，口占一联云：愁人画角临风咽，聒耳山泉伴枕流。

廿八日 以廿四日扣计，已泊舟五日。前与船户约，五日外助以柴米，明日须说与矣。未刻晴霁。往宽夫署斋看孙辈。返舟率彭年、铁官坐小舟渡河，登银壶山伏波寺。寺无可观，壁间存前明国初碑碣三，字踪尚可摩。对观郡城，枕山临水，不逮中却亦无险可据。至辰阳驛，查同乡公车南旋者，云、贵合百五六十人。欧阳履初、张子和伯仲、朱景垣均前后过驛。适萧仲香之世兄庭牲，载眷南归，甫由驛开舟，未晤。命王益乘小舟追询，始知由四月廿四日出都，仲香约六月初启行，赴粮台。花次江眷属尚在涿州。五月十八日，河南土匪勾引长发贼，郑州、杞县、尉氏、泗水、滎泽、陈留、巩县后先失守，复围河南。新进士九人：王永恩、傅寿彤、丁宝楨、张昭、欧阳廷景、周范、周鍾岱、唐世翼，补行殿试之章永康在二甲末，朝考在二等。大挑一等者十四人：朱奎章、沈善庆、花说春、丁世选、孙翹泽、张

昭、丁宝楨、王恩榮、劉崇禧、楊澤溥、劉家杰、傅沆、譚元熙、孫善述。

今早見同鄉帶兵官同仁千戶孫達庵，人甚倜傥。渠托帶家信一函，存行匣。談次間，述及本年四月，渠在任所盤獲行迹可疑二十四人，籍廣東、廣西、湖南北各省，均攜帶器械多件。內有日記、售賣烟土簿，上蓋用篆文寬邊方印。印文“御書師相之寶”六字。案詳府道巡撫，悉批交總辦團練之黎平府胡林翼軍辦。

廿九日 寬夫送鵝一只、酒二壺，為游山之資。雨阻未往。前與寬夫約，欲得勇士數人，以備訓練。茲據函復，沅陵惟酸子隘得師傳者多，不肯外出，自保桑梓而已。沅涇則后山六堡、大岡、小岡，健者雖多，却不馴。訪有石紹友父子，嫻于雜技，并云真勇士非向淑浦物色不可。寬夫去年所舉，有沅涇文生李錦銓、辰溪武舉諸殿元、淑浦武進士湛瑋林，皆經碩帥錄用立功。余謂深山大澤，何地無才，特患有才而不能用，或用之而不能竟其長，使才為勢屈，為吏忌，為陰險所中傷。則才而善者，不過引以自退；其不善者，必致轉資敵用矣。年來逆匪招納多死士，臨陣有進無退，地方官早能招至，何至楚材晉用。

三十日 連朝大雨時行，水長約二丈。辰郡多山，農田禾尚不致潦。武陵以下皆洲田，圍堤高低不一，水至四面縈抱。當此新谷將登，驟成簸澤，民何以堪。況干戈未息，民力藉資，至于困若顛連，其患更不堪言矣。

## 七月

初一日 晴霽。河水又添三四尺。憶自三月出都，屈指一百余日，飄蓬泛梗，歲月空拋，此身未知作何究竟。今日寬夫親家訪得沅涇桐木鄉勇士石承廉及其子紹友，來再一見。詢以技藝，似有把握。其人以農為業，尚無油滑習氣。賞給大錢一串，約需

用再行招致。

初二日 换银十两。船户支饭钱八千，前后共二十八千文。王福支工食五百文，前后共支大钱三千文。今日山雨初晴，烟波如画。晚凉，临窗对坐，如在镜中，惜老去心情，枵触生感，抚境转增凄惋也。

初三日 偶见渔人举网得鱼，长可三尺，急送宽夫，适因祈晴，未曾谢降，未受。听舟中人言，始知明日立秋。客途颠倒，节序几忘。又值大雨连朝，河水顿涨，感而有作：今我泛宅〔舟〕过辰阳，停舟十日舫城隍。客路不知秋已至，推篷但却山风凉。山云触石易为雨，遥岑一洗翳葱苍。河水翻腾满高岸，临流极目叹汪洋。回首农田千万顷，心旌摇摇思旧乡。去年有田不得种，衡茆惨淡空仓廩。今年田禾丰且熟，瞬息漂没虚道场。又说东南寇且至，老弱转徙警流亡。蒸民粒食安显贱，何堪岁岁罹百殃。将军玉垒接云汉，芙蓉锷动生辉光。三年坐拥十万众，军气□□一日扬。吁嗟呼！安得如虎猛士猛，奋武直比狂风狂，一扫尘氛清八荒，使我归去寻幽壑，兴酣濯足歌沧浪。

初四日 立秋。购使女戴姓，年十三，身价十四千零，赏一千，取名藕香。换银九两。买使女衣服一千二百文。赵二求支工钱二千五百文，未给；计在京支过大钱五千，樊城赏五百文，汉口支一千五百文。

初五日 换银九两。赵二支钱二千文，共得过大钱七千文，零星在外。刘宽翁约晚饭，以楠木为器，可分可合，颇工致。

初六日 宽翁递来省城探信：江西迭获胜仗，贼退二十里之鸡笼山。河南省围解后，信阳十一日告警。湖北省十五日接信，子方兄带兵前往堵剿。前闻鄂生有六月十一日携眷回黔之信，未知曾否起行。接何子敬三兄常德寄函，所说江西大略相同，河南之信不确，湖南省可保无虞，居民有仍回省城者。函中有“定藩视师”一语。河北情形何如，总无详细确耗。

初七日 长沙专足回郡，未得回信。询该差系于初一日午后到省，初二日午前至道署索取回信，未发，当即转行。如此荒唐，实从来所未有，使我行止不能自定。此亦该有此一番颠倒，恨极。询以省城情形，据称安堵如常，并城外扎营，惟城门盘诘耳。得宽翁幕宾由省探得岳州府信，江西贼匪多系空船，虚插旗帜，被江岷樵<sup>①</sup>攻破七营，烧毙数百人，贼势已衰，是以长沙省可保无虞。今日将奴婢玉儿遣出，配辰郡差人之子。婢年十五六，狂悖异常，其貌则蓬头赤足，眇目凸唇。余致刘子重函有，“此亦山苞川孕，厉气所鍾”之语，诚然诚然。

初八日 续寄问云、子俨二书，仍由宽翁差人赴省。书中略述醴陵界连江右，族中人已多迁徙。六月到县，亦未与邑侯相见，坟墓未及经营。因思离黔已三十载，不若先至黔修理先茔，再行来楚。若奉有明文，请转咨黔省，将来可以就近领咨。宽翁闻省信，各处军务消息甚好，有严旨切责向军门<sup>②</sup>，有“再延必先戮汝”之语。军门自粤西、湖南北至江西，素称勇锐，授钦差大臣后，颇持重迟缓，声光日减。岂因人牵制，抑才只能为人使，不足以使人欤。今日换银二两三钱。

初九日 寄夏阶平一函，为宽翁代三广文请封事也。今日大定营兵丁过郡。访章子和，尚未回黔。

初十日 至郡署，得悉各路探【报】：河南汝宁府寄骆中丞信云：“逆匪由扬州窜出，一股破滁州、凤阳、蒙城、亳州。五月初六破归德，过睢州、宁陵、杞县、陈留。十三日围汴梁，五日不下。因关帝显圣，霎时雷雨大作，贼惊退西窜，欲渡河而北，因无船只，即往中牟、郑州。至巩县得数船，方过数起，有兵堵御，中流复又覆舟，是以不能全数渡河，即折而南，又经许

① 江忠源，字常孺，号岷樵，湖南新宁人。时任湖北按察使，帮办江南军务。

② 即向荣。

州，相军门、伊参戎带兵追杀，毙贼数百。贼过临颖、郾城、遂平、西平。六月十一在平逃出，遇大雨。十三日奔确山，仅余数百人，枪炮火药俱尽。贼分股河南，甚不利。汝宁乡拿获长发贼数名，即时正法。上蔡县获贼十五名，北路安堵。”六月十五发，廿七到省。

又谢子崑致舒某函云：“江右之贼已退百余里，有仍回金陵意。向帅现奉严旨，朱批：若果剿灭，汝功最大。若再因循迁延，定必杀汝。现在军威大振，克期恢复”云云。六月廿八省信。

又省城探信云：“江南探报，城内逆匪知官兵攻城在即，调回镇江贼兵，与我兵连交数仗，胜负未分。我兵暗挖地道，被贼冲击。又闻贼匪收买牛只，欲效田单故事。并于城垛拴犬，以防我兵跑越。向帅与各官互相立誓，轮班连攻三昼夜，必期克复。自提镇以至千把，各捐一月薪水，以备赏需。众志成城，荡平有日”云云。

又陈竹伯方伯书：前闻逆船千余，自南京溯流西上，过芜湖，即换五色旗帜，上书“钦差大臣”，俱穿号衣，冒充官兵，以致安庆于五月初复被贼陷。未知果是真贼，抑系难民乘间逃散滋事。其由江浦上岸一股，滁州失守后，于四月廿一日一攻陷凤阳，即渡淮河，廿九日破怀远，三十日破蒙城，五月初四日窜亳州，初七日陷河南归德府。初八九全股窜至刘家口，因无船渡黄，由南岸窜赴西南一带。初十日宁陵、睢州相继失守。旋趋西北一带，于十一二等日陷杞县、陈留，进围汴梁省。是夜雷雨大作，关帝显灵。十三日轰毙十人。十四日生擒十余人。十五日又获廿余人。十六日贼分两股，一走正西，十七日中牟失守；一走西南，赴朱仙镇；至周家口、陈州、许州一带，尉氏失守。又闻兰仪河口捕获渡河贼五人，内有扬州匪徒一名。讯供贼首林姓等，带伙匪千余人，于四月初一日自扬州坐船至浦口，由临淮往汴梁，沿途逼胁入伙者，约万余人。又闻贼至刘家口，得船三只



渡黄，至中流风雨大作，人船俱没。扬州攻围，三月未下。城内长发真贼皆已窜出。因官兵施放枪炮，离城太远，贼在城上观望自如，并不迎拒，乃迭报胜仗，奈何。向军现将全军移驻紫金山，近逼省城，急图克复云云。

丹阳县生擒贼匪，起获逆书：“协守镇江指挥小弟洪三度，敬稟贞德王殿下。敬稟者：小弟密探得琦、陈二妖素习惯于逃走，所言皆为虚假，虚张声势，皆无实力，不足防焉。滁州各路，不甚得手，老兄弟叹伤数人，新兄弟伤死太多。北兵节节逼紧，北上之计，可以缓行。惟有东坝各妖兵不大，真查〔侦察〕都是松散，不肯上前。现有兄弟姐妹银物船只，均平安过去。所率领各兄弟们可行则行，不要尽等汇齐。临淮招募新兄弟有一千三百六十七，都不甚向心，暂尚未汇。因李妖、慧妖，又有周妖，不可令其看破，故尔散处。当分出一股暗到武昌、汉阳，向老妖必然去救。如果南京妖兵去武昌，即南京可得，分兵北去可以不必虑，浙江之事亦不及焉。杨妖放到水中，又去多人。闻往水中过去矣。如何得手，必可会著焉。惟祈急速就势施行为妙。此稟。速速。”

今日船户以逗留多日，各水手有满日散工之语，要求津贴工食。又从前议定，五日期外帮给饭食，意图多给，甚为奸险。但迁延已久，事出意外，许其自二十九日起，每日给饭食钱六百文。又自明日起，每日给各水手工食六百文，至何日开行为止。

十一日 给水手工食六百文。广文罗沁吾名源一，长沙人，丙申进士来舟，托代致夏阶平请封事。子重亦来舟闲话。又见江西探信，长发贼止二百余人，胁匪约三四千人，扎营在德胜门、章江门，并对河停泊。该逆初到，四乡掳掠粮草，自省至湖口四百余里，毫无阻滞。绅士走匿者四十余人。省城自候补州县至佐杂等官先行逃走。外县自吴城起，各处照样俱进贡。居民洗去门对，用黄纸书“归顺”二字贴门首。惟“顺”字只写两直，云系古